



溫任平詩選 (1971-1975)

【導 讀】

溫任平（1944-），出生於霹靂州怡保市，祖籍廣東梅縣。曾自修考獲英國劍橋高級文憑，並錄取為劍橋大學漢學系海外生。先後擔任過大馬作協研究主任和馬華文化協會語言文學組主任，在國中任教多年。

溫任平自一九五八年開始創作，是相當早慧的詩人。高中時期讀了痲弦和余光中等台灣現代詩，得到很大的啟發，從抒情轉向現代主義風格。後來深入閱讀並翻譯濟慈、雪萊、華滋華斯等歐美大詩人的詩作，拓寬了文學視野，進入第一個創作高峰期。一九七二年創立天狼星詩社，並擔任社長，掀起一波文學狂飆運動。從一九七一到七五年，是溫任平的第二個創作高峰。溫任平數十年來始終保持著創作的活力，著有：散文集《風雨飄搖的路》（1968）、《黃皮膚的月亮》（1977）；詩集《無弦琴》（1969）、《流放是一種傷》（1978）、《眾生的神》（1979）、《扇形地帶》（1999）、《戴著帽子思想》（2007）；評論集《人間煙火》（1978）、《精緻的鼎》（1978）、《文學觀察》（1980）、《文化人的心事》（1999）、《靜中聽雷》（2004）；主編《大馬詩選》（1974）、《馬華文學》（1974）、《馬華當代文學選·第一輯：散文》（1985）、《馬華當代文學選·第二輯：小說》（1985）。

溫任平的處女作《無弦琴》是非常浪漫的抒情詩集，高度感

性的抒情語調，紀錄了年輕時期的詩人情懷，寫詩對他而言應該是一件很單純的事。第二部詩集《流放是一種傷》，則是一部轉變之書，本輯所選的五首詩皆出自於此，它反映出一九七二年創立天狼星詩社，對溫任平의思想和抱負起了逆轉性的變化，文學創作不再是書齋裡的事，也是一種志業，引領馬華詩壇朝向現代主義發展的偉大志業。

文學視野的開展，以及文學運動的驅動力，直接改變了溫任平原有的抒情筆調，深化了思想層次，提升了語言的剛性，更在部分詩作中萌生了俠氣。一九七三年的〈趕路人〉就展現了一種在馬華文學史上開山立派，振衰起敝的雄心：「忙著趕路之後的路／有人擎著鷹旗，跨上駿馬／越過堤壩，和白得嚇人的蘆花／去誦讀一種新的聲音」，同期的〈天涯二首〉則記下詩歌運動的情境：「我策騎向南，你揮鞭北去／手上擎著一面／金鍛滾邊的令旗」，這兩首詩融入豐富的武俠符號和江湖氣息，內心的壯志投映在駿馬和令旗的喧囂之中，藏也藏不住。這股走馬天涯的盟主意識，直接成就了溫任平詩中少見的大氣。

謝川成在〈現代屈原的悲——論溫任平詩中的航行意象與流放意蘊〉一文中，對《流放是一種傷》有另一個面向的分析。他在研讀中發現溫任平這時期的詩作瀰漫著一股流放的氛圍，可是溫任平並沒有親身經歷過任何實質的流放，只在年輕時因職業關係在國內遷移了好幾個城鎮而已。事實上，溫任平的精神流放是在文化認同與現實生活的衝突下產生的。身處於貧瘠的文化環境，詩人只好開始他的內在流放，企圖航向中華民族文化的源頭，慰藉意識的自我。所以，在溫任平許多詩篇中，經常出現一個「航行」意象。在《流放是一種傷》這一卷詩集裡，航行意象層出不窮，船、舟、水、漂泊等，都是常見的字眼。在〈夜航感

覺〉裡詩人這樣寫：「那就是了，我們的帆檣漂泊／獵獵作響，其聲淒厲，如一瘦笛／但又不全似。我們無從猜測／逆向的馬力與風力。就算在星光下／也沒有人的眼光能透過三尺以外的／重霧，以及重霧後面的／樹影還是身型」。也許這就是航行或流放的肇端。詩人的感覺悽楚而無奈，孤獨且寂寞。開始航行的時候，難免戰戰兢兢。他看不清楚前面有多遙遠，更無從猜測這航程有無驚險。因為「重霧」的阻礙，他甚至連三尺以外的景物也看不清楚。霧本來就有朦朧不清之意，加上一個「重」字，更加顯得茫茫不可測了。在月光、星光以及浮動的水光的映耀下，茫然無助的心情以及行程的不可測，就微妙地暗示出來了。從此詩，我們知道航行者只有孤獨一人，肯定是寂寞的。首段的最後一行：「下弦月的寂寞」，題旨太早宣洩，無形中削弱了懸疑感，以及「航行」所象徵的力量。沿此讀下去，就讀到〈舟子吟〉，那是一首勾勒溫任平人生觀轉變的詩——從自我放逐的消極性到自我肯定的積極性。換言之，溫任平已找到了悲劇的積極性，流放得愈遠，他愈有信心。

謝川成認為，從〈水鄉以外〉可以讀出溫任平如何把握悲劇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就技巧而言，溫任平在此詩中運用電影技巧清晰地勾勒出一幕「現代屈原投江自溺」的悲劇。鏡頭集中在一個人身上，他以緩慢的步伐走入海中，這種緩慢有助於悲劇氣氛的逐漸增加。此詩的節奏控馭得極佳，這份沉重感，正配合了詩中人物的緩步入海，加強了整首詩的悲劇性。由於電影技巧的運用，這首詩極富戲劇性，這份戲劇性也出乎人意的加強了字義本身的力量，以及視聽感官上的真實感。大抵來說，溫任平的航行意象到〈水鄉之外〉已達到極限，該告一段落了。在諸篇詩作中，他的流放意識相當明顯，文化、藝術與生活的正面衝突則有

所保留，〈水鄉之外〉例外。由此可以進一步推論，水、河、海、洋等意象皆轉自（transmute）汨羅江這個原始意象。易言之，汨羅江應該是溫任平意識流放的終點。溫任平在《流放是一種傷·後記》這樣寫：「我常認為現代詩的傳統實可以追溯到楚辭去，如果我看法正確，那麼屈靈均是站在河的上游，而我們是站在河的下游，是一個古老的傳統的承續了。」從詩人的現身說法，已印證了前面的論點。自〈水鄉之外〉及端午組詩以降，溫任平詩中再也沒有出現航行意象，取而代之的是一個落拓的江湖歌者。這位歌者的流浪於江湖，是溫任平流放意識的具體化。〈流放是一種傷〉是作者流放意識表現得最淋漓盡致的一首詩，他底孤獨感、放逐感，透過一位孤苦無依的江湖歌者表現出來：「我只是一個無名的歌者／唱著重覆過千萬遍的歌／那些歌詞，我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那些歌，血液似的川行在我的脈管裡／總要經過我底心臟，循環往復／跳動，跳動，微弱而親切」。這首長達三十四行的〈流放是一種傷〉，溫任平一氣呵成，詩的速度逐漸加快，節奏緊張，予人一種不容換氣的感覺。全詩語調悲涼寥寂，可是我們卻隱隱可以感覺到那位歌者不甘受辱的執著之情。他唱的永遠是不變的歌，無論在什麼地方，他依然真摯地唱著：「熟悉得再也不能熟悉／我自己沙啞的喉嚨裡流出來的／一聲聲悸動／在廉價的客棧裡也唱／在熱鬧的街角也唱／你聽了，也許會覺得不耐煩／然而我只是一個流放於江湖的歌者」。因為詩的主題是一些重覆又重覆的歌，溫任平用到了重覆的技巧，以形式配合內容，點出那種無可奈何的情緒。另外，他也使用了頭韻、腳韻以及內韻以增加詩的節奏感。在這種種音韻技巧的交互運用下，那種流浪的愁傷以及難言的哀戚就溢於言外了。

謝川成十分肯定此詩，它是溫任平的力作，頗能表現一位知

識份子對時代的真實感受。它表現了文化、藝術與現實生活的衝突。詩中的江湖意象確切有力，足見作者之匠心。也許應該進一步強調的是，溫任平這首詩不僅表現他的時代感，也暗示了他個人的一種使命感。他對於這種使命感是自覺的。他最大的使命在於堅持他對中華文化歷史之認同。假若他意志有所動搖，他會很快地陷入現實的死流裡。對於一些「快樂的、熱烈的、流行的歌」，他是不願也不屑動心的。他的歌詞古老得「像一闕闕失傳了的／唐代的樂府」。他自始至終擁有堅定不移的意志，雖然是辛苦了一點，他依然「歌著、流放著、衰老著……／……疲倦，而且受傷著」。

流放是一種傷 (1971)

我只是一個無名的歌者
唱著重覆過千萬遍的歌
那些歌詞，我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那些歌，血液似的川行在我的脈管裡
總要經過我底心臟，循環往復
跳動，跳動，微弱而親切
熟悉得再也不能熟悉
我自己沙啞的喉嚨裡流出來的
一聲聲悸動
在廉價的客棧裡也唱
在熱鬧的街角也唱
你聽了，也許會覺得不耐煩
然而我是一個流放於江湖的歌者
我真抱歉不能唱一些些，令你展顏的歌
我真抱歉，我沒有去懂得，去學習
那些快樂的，熱烈的，流行的歌
我的歌詞是那麼古老
像一闕闕失傳了的
唐代的樂府
我的憂傷，一聲聲陽關
我的愛，執著而肯定
從來就不曾改變過

縱使你不願去聽，去關懷
那一下下胡笳，十八拍
可曾偶爾拍醒你躺在柔墊上的夢？
它們拍起搥在我胳膊上的
那個陳舊的包袱的灰塵
胡笳十八拍，有一拍沒一拍地
荒腔走調地，響在
我瘖啞的聲音裡，我周圍鬨笑的人群裡
然而我還記得走我的路，還在唱我底歌
我只是一個獨來獨往的歌者
歌著，流放著，衰老著……………
……………疲倦，而且受傷著

水鄉之外 (1972)

水鄉之外仍有水鄉之外的
水鄉
那是遙遠的古代

有人走來
下著雨，他沒有披蓑衣
蹣跚在黃昏時節的昏濛中
咳嗽起來

嘩嘩的浪花向他湧來
他沒有意識到足踝的潮濕
沒有意識到跌倒在車輿旁的沉哀，和
王的侍從的憤怒吆喝，和漁夫
的哲學，和一點都不哲學的
菖蒲啊菖蒲

嘩嘩的浪花向他沖來
他緩步向前
步入齊膝的浪花裡
在全面的冷沁中，去遺忘
楚地的酷夏

淹過他的五絡長鬚之後
他微笑，帶點不經意的揶揄
他抬頭看天，最後的問句已經結束

就把頭猛然插進海面去
理想的泡沫一箇一箇升上來
升上來，然後逐漸碎成
一圈圈的漣漪，慢慢泛開去
水的底層蠢動，泛開去，蠢動蠢動
一塊全白的頭巾，如最初的蓮臺
冉冉升起

趕路人 (1973)

忙著趕路之後的路
有人擎著鷹旗，跨上駿馬
越過堤壩，和白得嚇人的蘆花
去誦讀一種新的聲音

那些水蛭蜷曲不住你的雙眉
你甚至懶得去回顧，懶得用眼神
去撈恁多腐葉
就用長槍把蒺藜削平吧
用馬鬃拂拭眾多的風塵

在陽光下讓盔甲耀亮
在昏暗中舉盞為趕路人祝福

而且把月和仙人掌裝滿口袋
而且把鷹旗揚動，作為一項號召
讓白得嚇人的蘆花淪落到腐葉那一類去
在浩闊的地平線上
讓彼此的聲音佇立著
且如雙手之緊握

天涯二首 (1973)

(一)

我策騎向南，你揮鞭北去
手上擎著一面
金鍛滾邊的令旗
我的衣袂，還沾著昨夜的酒味
我的鬍鬚
濃密，如熱帶森林裡
數也不數清的樹

我把令旗交給你
它上面有我的掌紋
像那張攤開在長桌上的地圖上的
縱橫交錯的山河

我的掌紋，如果你已經忘記
在互道珍重的杯觥
還可以找到宛在的痕跡

重逢會是在哪一角的天涯呢
我們的信號，不瞞你說
已經不再是：

「再來四兩白乾！」了

(二)

寫完了天涯

恰是大雨滂沱之後傍晚六點鐘敲過之後的事

本來預備續寫一章

肝膽互照離奇曲折俠義豪情哀豔淒絕的「海角」

一聲「開飯啦！」

卻打斷了在別人看來 絕對是

裊裊的詩意

吃罷。回到書房

赫然

發現筆端的毫毛 已凝成一柄既硬且刺人的袖刀

硯臺的墨漬

乾縮成就要消失的，一滴

黑

扇形地帶 (1975)

我的低喃，透過了葉隙
日子便颳起陣陣的風
樹幹的年輪是很難詮釋的
沒有片的陽光，片的雨
慾望只是
一株陰鬱的小草

整座的林，深邃而無限
攀藤傾頹下一團泥濘
在潮濕的扇形地帶
沒有片的陽光，片的雨

一隻偶過的松鼠
地上幾粒破敗的果實

星光隱逝，年輪增長
風和季候運行著一種枯燥的循環
蚯蚓不息地鋤著日夜

我的低喃和鳥鳴一樣沒有迴響
一樣沒有
在漸漸深沉的霧氣中

留下什麼

形狀